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

惣攝頌曰

初緣馱索迦 內身等行救 毒害起屍鬼

後論洛叉事

別攝頌曰

馱索迦波洛 善語及吉祥 鉢衣并墮胎

長者慶梵志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為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染患馱索迦為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馱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馱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令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馱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為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

韓

與如是如是藥時波洛迦於馱索迦
去後便從牀起整衣服著草屣取君
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有餘苾芻
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
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
不噉之荅言極善我今須噉既噉足
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
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即
便就房貪餮食之遂便太飽側肩而
卧時馱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
所說藥兼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
宜可起嚼齒木報言已了馱索迦言
善好即為作壇揩拭銅器喚起可食
護彼意故即便起坐時馱索迦令人
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卧
馱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情
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
稱飢今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
定死不疑時餘苾芻報言具壽馱索
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酪粥
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馱索迦問波洛
迦曰具壽汝實貪噉美飲食耶即便
徐徐緩聲愧而言曰我已噉訖時馱

索迦便告之曰我為汝故衣鉢罄盡
廢修善業而為給侍汝自於身不善
將慎寧噉毒藥不應如是飡所忌食
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愧恥便作
是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
乃至寧噉毒藥不飡忌物我今實可
服於毒藥即從座起於雜藥囊中撿
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瞋眩幾將欲
死兩眼翻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馱
索迦我死我死時馱索迦聞已驚怖
而至問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
啼泣耶波洛迦曰聞汝為我求藥辛
苦不自將慎寧服毒藥不應如是噉
所忌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為我劬
勞不能自慎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
於囊中撿見毒藥即便噉之時馱索
迦聞是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曰具
壽汝今何故作不善事即便疾走往
問醫人其藥毒烈勢不可持遂便命
過時馱索迦醫處得藥馳走而還
見波洛迦命已殞殁便生追悔作如
是念豈非我今是勸死耶以此因緣
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

韓

彼馱索迦無救心故無犯然諸苾芻
不應於病人前作是言說令彼病者
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此
是緣起然而世尊尚未為諸聲聞弟
子於毗柰耶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
有二苾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
相得共為親友善語苾芻捨畋獵出
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家有二童子
是善語娚甥父母俱亡流離巡歷至
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
見審觀顔貌知是宿親即便告曰汝
之父母今在何處童子荅曰並已身
亡善語聞已不覺流淚時諸苾芻見
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耶荅曰是
我娚甥苾芻告曰既是舅親何不収
養荅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况復於
他而能存養苾芻告曰令此二子供
給苾芻樹葉花果及以齒木苾芻當
與鉢中餘食令得充濟時善語聞已
即便取養是二童子禀性恭勤善為
給侍為諸苾芻取樹葉花果及供齒
木時諸苾芻惠以餘食并給衣資既

經多時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曽於一時在寺門前遊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逐麂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獵人告曰汝舅為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童子即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今可詣彼諮決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奉辤欲習父業舅便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白曰設令頂繫金鐶我尚須棄孰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活命後時吉祥身嬰重患善語為看病人于時吉祥為病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衆惡天堂解脫如隣輕慢今宜捨棄苦所依身當生勝處復作是念我今苦逼誰當行救斷我命耶遂憶善語有二甥甥禀性麁暴彼能救我何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甥甥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憙

聞皆以信施而為存養彼於今時得
行惡業同其祖父為捕獵事斷諸生
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彼二生嫌
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覩垂
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令為殺業仁今
特宜於彼惡黨勸令捨離仁行出外
我病獨居更無餘人能相供侍仁若
見者可喚將來令看侍我是時善語
出行乞食便見二子販肉屠肆婸婸
見舅俱來禮足善語于時恨而告曰
我與汝等是何親屬答言是舅彼具
壽吉祥復是何親答曰彼亦是舅便
告之曰自汝去後彼嬰疾患曾不重
來覲與相見答言我實不知今即往
看欲何所作報言彼有教者汝當為
作語已而去時彼二子便詣吉祥禮
雙足已在一面坐吉祥見已告二子
曰聖者善語與汝何親答言是舅我
今與汝復是何親答亦是舅吉祥告
言我此嬰患汝曾不來暫看於我答
言阿舅我實不知纔始聞說我等即
至吉祥告曰汝等願我生天堂不答
言願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他方豈

樂之所天堂解脫如備輕慢我願捨
棄善所依身當生樂處汝今宜可斷
我命根彼便荅曰何有是事假使餘
人來害勇者我當救彼寧容我等共
斷勇命告曰善語豈不已告汝等彼
有教者汝當為作報曰聞說若聞說
者宜相用語與我斷此煩惱命根彼
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我勇先有善
量故嘆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中一
極麤獷即持利刀剖斷喉命便以白
疊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
看守病人豈得今睡荅言阿勇此勇
今睡更無起期善語聞說驚怪異常
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審尋問是時
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惶怖
便去白疊見其被殺心即追悔豈非
我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
親愛別離轉增悔恨具以此事告諸
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
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令
無智人為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出
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
令病者非理損害隨求火食諸毒持

乃尒墮坑崖塹或昇高樹食所忌食皆
應遮止無令因此而致傷害若苾芻
令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教棄而
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苾芻所用之鉢色壞有孔餘苾
芻告言具壽汝所用鉢有孔色壞何
不熏治報曰若熏治者多有所須瓦
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具壽
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
寧復得存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
重患不久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
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當取之諸苾
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為鉢故生此極
惡旃荼羅心彼聞慙恥復生追悔默
尒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
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
芻彼苾芻無顛死心故無犯然諸苾
芻不應為鉢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
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持其
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
苾芻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為者得越
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韓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苾芻僧伽胝衣破弊塵垢有餘
苾芻告言具壽汝僧伽胝破弊塵垢
何不浣染縫治報曰若修補者多有
所須糾新染汁針線盆等苾芻告曰
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我若無衣
寧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
重病不久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染
赤色堪得受用我當取之諸苾芻聞
而告曰具壽汝為衣故生此極惡旃
荼羅心彼聞慚恥便生追悔默尒而
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
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苾芻無顧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
應為衣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心者
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惜衣服當如
身皮應浣染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
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長者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
豈足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
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
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

韓

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
何名衆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
應與立字名曰大軍未經多時復生
一子顔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
乃至廣説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
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歿礼送林野
以火焚之日月既淹憂懷漸捨便自
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
即為娶妻長者不久便遭重疾雖加
藥物羸損日增慰喩二子而説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别離
有命咸歸死
説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凶儀焚之
郊外大軍為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
在日供我衣資今既身亡宜自求覓
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諸財貨往詣
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軍曰
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無乏棄背
之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撿校
我欲求利蹔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
生計弟荅兄曰善哉是時大軍多賫
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無不諧偶
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財利汝宜

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
後於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
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為貪皆忘失
展轉求利遂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
無繼其大軍婦豊衣美食欲念便生
即於小軍現婬姝相小軍不許欲念
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軍聞之掩耳
告曰勿作此言長嫂如母女人情偽
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母舍現憂
惱相卧麁惡牀母及家人俱告之曰
有何憂苦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
可不共知我被欲心之所纏逼母以
種種方便而誨諭之然於弊牀寢卧
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應
為我求別丈夫其母俛仰而告之曰
汝之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
我已苦求彼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
不見諸餘婦人夫壻遠行專守貞操
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彼之夫主
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絶定是
身亡母雖誘諭仍卧不起復白母曰
且置餘語宜可為我求覓丈夫若違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第十張 [illegible]

韓

我情必私逃竄二家門族招大悪聲
于時父母宗親共相議曰觀此女意
郎見不移宜應具諸飲食以命小軍
小軍蒙召便来赴席食已告小軍曰
今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為欲
所逼可留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
已便自思惟此嫂幼年来入我舍無
宜輒遣別適異人又恐二宗悪聲彰
露作是念已開意相從便共歸家以
俻妻室同居未久遂便有娠女伴見
恠而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
曰我從夫去夫志孀居汝等何因妄
相黠汙復有親寄女人私相謂曰汝
雖欲隱相皃已彰遂報有娠問言誰
許荅是小軍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
復何過腹既漸大兄有書来報小軍
曰我比興易遂至遠方所有經求悉
皆遂意汝勿憂惱不久當還小軍聞
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我憶大兄如
旱思雨久絶音信身復不来我本無
心作斯悪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
有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来若
知必害於我今宜逃避竄迹遠方又

更思量家鄉難捨令勝光王以釋迦
子同王太子自在無尋我當就彼而
為出家兄継迴還欲何所作即便詣
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言聖者我
欲出家願垂矜許荅曰財命非久能
捨出家斯為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
衣并受圓具略教儀式告言賢首廣
不養庶相濟極難室羅伐城其處寬
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白言鄔
波馱耶我今奉教即於晨旦執持衣
鉢入城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遥見推
曾告曰小軍何意棄我出家報日勿
為此語尒豈不知我憶大兄如旱思
雨書信既絶身復不来我遂與汝作
斯悪事兄来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
日仁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日我被
他逼元無本心汝為欲纏自當勉力
言已捨去是時小軍有舊親識先解
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在其妻報
日我被欺辱棄我出家問日何在荅
日在逝多林沙門住處如不信者可
往尋求依言往求見苾芻衆形服相
似不知誰是小軍詢問苾芻小軍何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第十三張 廿

韓

在時有苾蒭指示其處亦既見已問
小軍曰何不相語来此出家荅曰不
應責我輙尒出家具述兄書兼陳已
過事不獲已而作沙門友人報曰我
本解醫頗練方藥若懐胎者有藥
能銷小軍聞之默然而住時彼知識
即為合藥令女送去與小軍婦囑曰
此之散藥是小軍苾蒭遣我送来暖
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
告婦聞取藥依教服之胎便墮落
無妊娠相人共覺知諸女問曰胎今
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聟行後孀居
守志勿以惡事来相塵黷時親密女
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軍許何因
今日去我先無荅曰從彼而来還從
彼去又問如何報曰小軍與我毒藥
服已胎銷諸女相告各起譏嫌諸釋
迦子能為惡事非真沙門與人毒藥
令彼墮胎此之惡聲遍滿城邑皆云
小軍苾蒭作斯罪業諸苾蒭聞便往
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事耶
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尒時世尊
告諸苾蒭由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

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心生隨喜若隨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間大軍得利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世間人聞善助喜見惡相憂有人報彼婦曰大軍来到財利豊盈應生歡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既聞此言心甚憂懼著麁弊服卧在惡牀時彼大軍既入城已於塵肆處安置貨物即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使曰家主在何荅云在室中卧聞已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来豈不欣慶荅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小軍令守護我彼便壊我問曰何為荅曰小軍非理强見陵逼大軍報云彼不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治之小軍令何所在荅曰聞君將至私走出家問在何處在逝多林釋子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之曰小軍知不汝兄来至問曰兄有何言報言汝兄作如是語彼逝多林豈是施無畏城我今當以苦法治罰時弟聞已生大憂怖作如是念我由懼

彼而来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害雖
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㝵然我有
過若来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
避而去是時小軍作是念已便白師
曰鄔波駄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聞
彼欲来苦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
人白言彼是我兄今從遠来擬相屠
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
以苦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
子安隱無㝵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
宜避去其師告曰汝欲何之小軍曰
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有我知
識苾芻可齎我書授彼而住必以恩
慈護念於汝白言甚善時彼親教即
便作書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
弟子今欲往彼遠相投寄仁可流恩
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彼小軍既得
書已礼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懐怖懼
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
礼足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
披讀書已告言善来具壽我如汝舊
師汝如我弟子宜於我邊受學佛法
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羅條帶我皆

韓

資給令無闕之然世尊說苾芻有二
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
何白言我樂靜慮荅言甚善依法而
教時彼便往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
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
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
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撝空心無
罣㝵能以大智破無明㲉三明六通
四無㝵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
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
歎後於異時大軍往詣逝多林中問
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子
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荅言有與汝
何親曰是弟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
王舍城時彼大軍礼足而去便作是
念設令往彼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
當至彼以法治罰大軍即多賫路粮
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諸苾芻曰聖
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
軍先已出家来至此不報言彼與汝
何親荅言是弟又問今在何處在寒
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即往而彼林內
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大軍與弟離別

既久有昧形容於衆人中卒未能識
良久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念彼若
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潜形别為謀計
便出林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
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曰仁今執持
弓箭欲何所為獵者報言我欲畋遊
問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荅曰或時
得利或不得利問曰如若得利其數
幾何荅曰可得五六金錢即便報曰
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為我殺一
怨家苾芻不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
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國王恩
許事同太子自在無㝵我於朝夕常
此往来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
死又念我於晝日曾入此林心生恐
怖身毛皆竪此諸大德無問晝夜常
在此林得安隱住豈非成辦殊勝行
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構不知生處我
既得物可返殺之即便彎弓形如吒
字彀以毒箭洞貫心匈既遭苦毒便
起惡心今此獵人反害我者必是小
軍先為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誓
害小軍發惡願已即便捨命遂於小

韓

軍門樞之下而作毒虵雖阿羅漢若
不豫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
扇碾殺其虵毒心不息後受虵身於
門上樞同前碾殺於牀脚下復作毒
虵如是四返於牀脚下皆被壓殺其
虵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
甚後於異時在衣笐間受毒虵身是
時小軍獨於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
虵由宿怨心擲墮身上以毒螫彼是
時小軍遂便大叫告諸苾芻具壽有
異毒虵猛熾可畏小如鐵筯長四寸
許墮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
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
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具壽舍
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
聞彼叫聲即便往就問小軍曰我不
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
有異毒虵猛熾可畏小如鐵筯長四
寸許墮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
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
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小軍白舍利子
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身意有我我
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

韓

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
識有我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
容色變異大德我今不然於諸根境
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使我今容色
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有我
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
永拔根栽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
於未來世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
變異時具壽舍利子與衆多苾芻共
昇小軍而出房外繞昇出已小軍之
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是
時尊者舍利子說伽他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衆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尒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
諸苾芻取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
所禮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
軍苾芻毒蛇墮身猛熾可畏細如鐵

筋長四寸許螫以害毒其身潰裂如
把塵砂開手便散令已涅槃世尊告
曰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尒之時誦
此伽他及禁呪者不為虵毒之所中
害身不潰裂散若塵砂時舍利子請
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呪唯願世
尊為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尒
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王　及号羅末涅　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　喬荅摩醜目　難陁小難陁
無足二足等　亦起於慈念　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類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衆　神鬼及傍生　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　所見皆賢善　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　蠱毒及害毒　常勿相忓娆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實言　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擁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虵毒汝銷亡

怛姪他菴 敦鼻麗敦鼻麗 敦薜
鉢利敦薜 榛帝䕶榛帝 雞榛帝 年
柰虆 䕶年柰虆 彈帝 尼攞雞世 遮
盧計薜 嗢毗盈具麗麗莎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
若他說此伽他及神呪者必免毒虵
之所侵害不令其身潰爛分裂如把
塵沙開手皆散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願
斷我疑念今欲請問小軍苾芻曾作
何業由彼業力而於今身生大富家
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世
尊所而為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果復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
毒虵螫逼惱身心而入涅槃尒時世
尊告諸苾芻曰此小軍苾芻曾所作
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所作業增
長時熟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感
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
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
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
說頌曰
假令經百刧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
覺聖者出現世間哀愍貧窮自常
受用弊惡衣食猶如麟角唯一福田
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
林池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
時彼獵人多置機弶羂罥索於日
日中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
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
此之天祠人多諠雜於聚落外有寂
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
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
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蟲以洗手足
取諸落葉布地而坐餅食已訖洗手
及鉢安置鉢已即便洗足於一樹下
加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王蟠身
而住即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来
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陂池邊遍觀
機弶一无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
機弶不空何故今時一無所得即於
池邊四望觀察遂覩人跡尋蹤而至便
見獨覺威儀寂靜加趺而坐見已生

鄲

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
愛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
我家食斷絶以毒害意不觀未来即
便彎弓彀其毒箭中彼要處時彼聖
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識獵師長
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授手拔濟令
出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
大神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即歸
依如摧大樹遥礼彼足而白之曰真
實福田唯願速下唯願速下我癡無
識沉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濟拔是
時獨覺爲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
感跪拔毒箭以物繫之白言聖者願
至我家爲辦瘡藥若須金泥用塗瘡
上亦爲求覓于時獨覺便作是念今
我此身臭爛膿血所應得者今已得
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還
昇虚空現諸神變而入涅槃時彼獵
師多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復
持牛乳而滅於火便將餘骨盛置金
瓶四衢道邊起舍利羅塔并持種種
繒蓋幢幡花香伎樂申供養已至心
礼塔而發願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

遂於如是真實福田造極重罪願於
後世勿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
来身常處富樂豊饒受用顏容端正
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勝福德當得
承事㝡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芻汝
等當知彼獵師者即小軍是由於昔
時以毒藥箭射彼獨覺要害之處此
惡業力便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一
劫受燒燃苦有餘殘業於五百生中
常被毒害雖復今身得阿羅漢果還
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生富樂
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
說如上乃至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
諸結惑證阿羅漢果我於百千俱胝
獨覺之中為㝡勝師彼承事我不生
厭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純白業
得純白異熟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
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當
捨純黑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
修學此是緣起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第二十五張　卄